



SINOL
UNPA
207
23 2009

我们的宣言：

打工诗人：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

打工诗歌：与命运抗争的一面旗帜！

我们的心愿：

用苦难的青春写下真实与梦想，

为漂泊的人生作证！

刊名题词：杨牧

理论顾问：张德明 柳冬妮

理论支持：南方诗歌研究中心

打工诗人QQ群：61128734(已满) 打工诗人2群：65482321(申请这个)

本报网址：http://tw.netsh.com/eden/bbs/710205/

中国打工诗歌博客圈：http://q.blog.sina.com.cn/dgsr

出版日期：

中国

2009. 7. 30

广州

投稿邮箱

dgsr@263.net

支持中国打工文学馆筹备

2009端午节：东莞深圳打工诗人手稿义卖

□云潇



参会打工诗人们合影

2008年5月31日，首届中国打工诗歌节在观音山隆重举行。

今年5月28日，距首届中国打工诗歌节恰好差不多一载，全国“100名打工诗人诗稿义卖”活动在观音山成功举行！而这次诗稿义卖活动的意义除了活动本身所承担的历史责任。

诗稿义卖活动有段小插曲

2009年5月28日，一年一度的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关于端午节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几乎人人皆知的当属“屈原说”。端午还有许多别称，如：夏至、浴兰节、女儿节、诗人节，而全国30个城市“100名打

工诗人诗稿义卖”活动在观音山的举办，让2009的端午，成了我们名副其实的“诗人节”！

诗稿义卖活动能在观音山首先掀开帷幕，就不得不说一段小插曲。其实观音山方面从得知这个活动的消息到正式承办，总共加起来也就一个礼拜时间。此次活动的发起人许强给我发这一信息时，我很为这一大胆的创意感到兴奋，因为此活动的目的是将诗稿义卖所得捐给筹备中的中国打工文学馆，这确实是一件名垂千古的善事。

诗稿义卖活动原本计划于5月30日在全国30个城市同时进行，而考虑到端午节与“诗人节”的内在联系，并想借这天游人如织的盛大场面为此次活动更有影响，于是决定就在5月28日端午节这天举办。结果，端午节临近，很多确定要来的

人因自己的单位也要搞活动，变成了不确定的因素。

5月25日晚，我得到一个确切消息：郑小琼因去西安参加中国第二届诗歌节，与观音山这次活动有时间上的冲突，不能来了。而26日，《南方日报》以《到观音山买郑小琼诗稿去！》为醒目标题，报道了观音山端午将举行诗稿义卖活动。消息一出，不说观音山这边，连远在西安的郑小琼当日上午就接到几十个电话，都是询问诗稿义卖一事。不得已，只好让郑小琼手写几份诗稿传真给我，到时拿到现场义卖。

事情多变，惊喜却在最后关头。离端午还有一天时间，许强给我来电：深圳的诗稿义卖活动也在观音山举办，安子带队！于是，戏剧性的结果产生了：原本由广州和东莞两座城市联合起来的打工诗人诗稿义卖活动，最后却变成了“深圳、东莞打工诗人诗稿端午义卖活动”。

全国30个城市“100名打工诗人诗稿义卖”活动在东莞成功打响

端午节。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国际会展中心。一条条标有“诗稿义卖”字样的大红横幅，一幅幅用喷绘制作的醒目的“诗人简介”，还有那巨大的精美典雅的舞台背景……无不彰显着观音山方面对此次活动的用心和重视。

众诗人嘉宾在观音山艺术团献出的精彩少林功夫表演中陆续莅临，来自深圳的原创打工歌手马儿小姐也为大家带来倾情演唱。活动开始后，观音山管委会刘主任上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前来观音山参与此次活动的诗人嘉宾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安子代表中国打工文学馆筹建委员会发表讲话，宣读了“中国打工文学馆”物品征集启事，并正式启动捐赠仪式。现场的捐赠气氛十分活跃，安子当场捐款一万元人民币成为最抢眼镜头。

据事后许强发来的信息得知：5月30日下午，中国打工文学馆收到第一批捐赠物品。从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邮寄过来的捐赠物品有100多件书

籍、手稿、光盘、厂证、爱心券等，其中最珍贵的有中国打工皇后著名打工作家安子1992年出版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虽然这本书已发黄，但它标志着打工文学在全国掀起了热潮，是一本里程碑式的书。同时收到了著名打工诗人郑小琼寄来的手稿。还有著名打工诗歌评论家柳冬妮的评论集和诗集。也有第一代打工诗人汪洋的《漂在东莞十八年》……

上午11时30分，诗稿义卖活动正式开始。原本现场不多的观众不知从哪儿突然一个个涌出来了。有一对夫妇直接找到我，向我询问郑小琼的诗稿。我抱歉地对这对夫妇解释，郑小琼因在西安赶不来了，不过她临时传真过来一首《黄麻岭》的诗稿，我复印了五份。最后同样一首诗，这对夫妇买了两份，各自留作纪念。销得最快的是安子这边，不到十分钟，她带来的书全被买走，最后那一大叠诗稿连一首都没留下。汪洋也不错，一下子卖出十三本书。每一位参与诗稿义卖的诗人面前都有询问的观众，都有购买的读者，瑶族打工诗人曾凡忠更是边义卖诗稿边激情地吹起了萨克斯为活动助兴……

义卖现场中，有这么一个细节：一个工人模样打扮的瘦小中年人买诗稿和书籍时，先是往募捐箱十元、几十元地投；然后是一百元地投；最后是几

百元地投。我当时和黄吉文就站在募捐箱前，我们粗略地估计了一下，他一人至少就买了六七百元的诗稿和书籍。这一举动也引起了正在义卖诗稿的诗人们的注意。因为需要，我们向他索取联系方式，刚开始他什么都不说，最后抵不住我们的再三请求，他道出了真相：买诗者不是他，真正的幕后购买者是他的老板。并且，他在现场为我们引见了他的老板——吴先生。中等个子、略显富态的吴先生看起来只有四十岁上下，他称自己是本地生意人。他之所以关注和参与这次活动，是因为他年轻时也是个文学爱好者，也爱写诗……吴先生很低调，始终不愿透露自己的实名，但他的一番话令在场的诗人感动了！

……感人的情节太多，通过此次诗稿义卖活动才会体会到——令人心灵震撼的人、事、物，有时是无法简单地用文字来描述的。

此次诗稿义卖活动在观音山成功打响后，引起了各类媒体的广泛关注。《工人日报》、《文学报》、《南方日报》、《南方日报》、《香港商报》、《东莞时报》等几十家网络、报纸杂志媒体，对此次活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报道。

参会的打工诗人们也不甘落后，活动之后纷纷在自己的博客、各地网站、各大报刊甚至广报，发表诗歌、散文、新闻报道、图片等百余件……



著名打工文学作家安子向中国打工文学馆捐款人民币10000元



参会的部分深圳打工诗人合影

感谢以下媒体对中国打工文学馆的报道：

(不完全统计)

2009年5月15日《扬子晚报》
2009年5月28日《现代快报》
2009年5月28日《南方日报》
2009年5月29日《苏州日报》
2009年5月29日苏州电视台“苏州新闻”“新闻夜班车”“吴中报道”
2009年5月29日《姑苏晚报》
2009年5月29日《城市商报》
2009年6月4日《南方日报》
2009年6月13日《达州晚报》
2009年6月16日《扬子晚报》
2009年6月18日《新京报》
2009年6月18日《现代快报》
2009年6月18日《浙江工人日报》
2009年6月18日《安庆晚报》
2009年6月19日《西部时报》
2009年6月21日《西安晚报》
2009年6月23日《济南日报》
2009年6月26日《工人日报》
2009年6月26日《苏州日报》
2009年7月2日苏州电视台“新闻夜班车”
2009年7月2日《城市商报》
2009年7月5日《新华每日电讯》
2009年7月5日《打工文学周刊》
2009年7月6日《巢湖晨报》
2009年7月6日《深圳商报》
2009年7月9日《西安商报》
2009年7月9日台湾《台中国日报》
2009年7月9日《无锡日报》
2009年7月11日《达州晚报》
2009年7月14日《江南时报》
2009年7月17日《工人日报》

感谢新华网，人民网，新浪，搜狐，网易，雅虎，腾讯，凤凰网，中国新闻网，中国文明网，中国江苏网等近百家网站在首页对中国打工文学馆的报道。

2009端午节：苏州打工诗人齐聚“木渎古镇”义卖诗稿



许强在苏州打工诗人诗稿义卖现场讲话



苏州打工诗人手稿义卖现场



参会的苏州打工诗人在木渎古镇景区严家花园外合影

5月28日上午9：30，全国打工诗人诗稿义卖活动之“苏州打工诗人诗稿端午义卖活动”将于端午节在木渎古镇游客中心广场举办。本次活动由著名打工诗人许强发起，木渎镇党委宣传办主办，木渎镇工会、团委、文体中心、社区教育服务中心、《打工诗人》报以及白云泉文学社协办，木渎旅游公司承办。活动当天将有数十位打工诗人将他们的诗稿进行现场拍卖，拍卖所得款项将捐助筹备成立中国打工文学馆。活动还将安排互动问答，奖品为木渎旅游门票。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相关统计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已有近3亿外出流动打工者，其中广东外来打工者3104万，据了解，全国各地有100多位打工诗人参与打工诗人诗稿义卖活动中来。在端午节这一天，广东东莞也正在举办打工诗人诗稿义卖活动，参加的观众有一万多。还有一些打工诗人在工业区、各类市场中、公路旁、公交站旁，广场等作着同样的义卖活动。

苏州目前每年吸引来的打工者也有六七百万之巨。木渎古镇是苏州外来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有20多万外来流动人口。该活动将促进流动人口大镇打工群体素质提升，打造和谐健康的社会环境起到较好的良性引导作用。活动将由许多文学爱好者及游客支付10元钱，从参加活动的打工诗人手中，买走一首该诗人亲手写就的诗稿。此次诗稿义卖所得，将捐助正在筹备中的中国打工文学馆。

这一活动的发起人就是一位在苏州打工的打工诗人许强。许强告诉记者，九十年代中期，在南方很多沿海城市，因为打工者众多，这些打工者业余时间，一般都喜欢看写和自己生活有关的报纸杂志，因此当时打工文学杂志和刊物非常流行，几乎每个地级市都有一两本，发行量一般都在几万份，甚至是几十万份，经济效益非常不错。在这众多的打工作品中，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者，如2005年获得人民文学奖的打工诗人郑小琼。目前全国在业余从事打工文学写作的打工者大约有20000-30000人。

打工文学是一种涉及人数众多，范围极广的重要的当代生活经验，真实而艺术地反映打工族的人生境遇和心迹感，必然会成为当代中国人心灵历程的一个独特部分，也是中国文化最可贵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作为我国打工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许强表示，他发起了此次活动。他们非常希望能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一处200平方米左右能长期借用的场所来开办中国打工文学馆。更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更多

的人来关注筹备中国打工文学馆这件有意义非凡的事情，也希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或有关人士给予他们支持和帮助。中国打工文学馆主要收藏全国打工文学作家诗人的书籍、手稿、书信、暂住证、在企业上班的工号等一切相关原始资料，扫描件，复印件，以保存中国打工文学最重要的一切相关资料，也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史的一部分加以归档保存。

在活动的现场，许强等还向参与观众免费赠阅他主编的《打工诗人》报。诗稿义卖后，还将举行首届新苏州人诗歌研讨会。参加此次诗歌研讨会的有许强，海勇，韩墨，孙子兵，顾艳龙，安昌礼，张口，千金虎，游承林，全桂荣，荷小她等数十位诗人。大家在一起交流了各自的诗歌创作经历。

许强说：“为推动新苏州人文化的和谐发展。我们计划筹备新苏州人文学社，我们希望团结更多的新苏州人文学爱好者在一起。”相信新苏州人文学社，会对新苏州人群众文化的良好培育，有积极的作用！

下午参会诗人到木渎古镇景区进行了创作采风活动。还对木渎姑十二娘进行了全面了解。参会诗人表示今天收获不小，有了更多的创作素材！



《打工诗人》：【团结中国一切具有打工身份的诗人】 【团结中国一切写作打工题材的诗人】



打工诗歌文本
专用章

张绍民：《打工诗人》编委，著名打工诗人。70年代人，诗歌获过《人民文学》、《诗刊》诗歌奖。曾参加诗刊社青春诗会。2005年诗歌名作《从前的灯光》获得一辆汽车的奖励并在300家以上媒体、网络推广，成为流传很广的作品。

麻衣祖

孩子眼里的众生相

一 眼神

快要过年时，村里孩子的眼睛里突然有神居住
神在童年的眼睛里活跃起来，平常日子，神在成长的眼睛里很多时候缺席
没有神，眼睛就停电而暗淡，只有世界照亮他们的眼，没有眼里清澈的神供世界解渴
童年的目光和婴儿的目光作为最鲜的饮料，世界最喜欢喝
父亲母亲抱着火车汽车还有异乡城市作为巨大的包袱回到了孩子身边
在村口，回家的爸爸妈妈被自己孩子的目光油漆了一遍
父母并没有变成新的反而被异乡使用得更为了
爸爸妈妈的目光看到孩子，才重新复活过来
在异乡的工厂，目光就变成机器，目光即机器的轨道
看带孩子的父母目光长成清脆的苗，而等不回父母的孩子目光
好比城市停水的自来水光，多么空而黑暗，就这样的目光陪着孩子过年
眼睛看眼睛，目光看目光，孩子的眼光看见了一切回到村子里的目光都像没有根的庄稼
这些庄稼长在城市的水泥上，像空空的朔料管子像饮料的细管被城市吸着饮料
在过完年，短暂的光阴，外出的父母又要被城市取存款一样理所当然地取走
孩子的眼睛里不流出目光而是流出大海提成的铜线，这样的绳子捆不住父母外出的背影
父母把自己的目光狠心地结冰结成外出火车的钢轨，外出就为了孩子长成大树
缺少父母的偏旁，童年能够长成大树吗，泪水浇灌的孩子在海水中静静长着

二 头

孩子把头比喻为一个坛子，坛子漏洞太多，但能够容纳足够的黑暗
足够可以容纳一生，足够可以容纳放不下的世界
什么都可以放下，但这个坛子不可以放下，一旦放下
就成了装骨灰的坛子，批发许多坛子给城市，城市用这些坛子
用来装垃圾，用来装噪声，用来装文件，放在这些坛子里的文件密码最安全
孩子啊坛子里面为什么装满了泪水，太拥挤了，把泪水挤出来
泪水等于心灵，心灵硬不起来，那么柔软，那么咸
坟压在人的最高处，每一个人，坛子都准备好了坟
坟面前人人平等，坟的高度即人生的最高高度
权力和钱有高度，但也高不出这个高度，也害怕这个高度，珠穆朗玛
也没有这个高度，来自乡下的坛子，留在故乡的亲人时刻在坛子里画出故乡的海市蜃楼
就用坛子的行囊装满城乡，就用坛子的嘴巴省下汗水，只有嘴巴节约汗水
汗水才能将孩子养大，就用坛子的鼻子呼吸一生的炊烟，呼吸犹如炊烟
就用坛子的光线长成庄稼的头发，庄稼现在流浪城市，回不到村庄的大地定居

三 面相

面子即报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报纸，孩子的报纸很天真
多发表微笑，但留守的微笑发表在童年的脸上也越来越少
外出谋生的脸很少发表微笑，除非找到工作，除非拿到满意的工资
除非见到久别的骨肉和父母，除非要假笑才能够拿到工资，除非苦笑
美容机器的任务在于把真脸装修为假脸，所以在大街上到处都流行假脸
尤其在高档场所，假脸几乎普及，对真脸反而大惊小怪
只有在偏僻的乡下，留守儿童留守白发还用自己的银行保存有真脸于世
童年摸一摸奶奶的皱纹摸一摸积累的海声，独一无二的一个版本
越真越艰难，不要面子的人活得很好，有脸的人脸上密集苦涩的波浪
岁月的大海在面上拥挤，那面善的反而大恶，那善就像广告到处出名
善，作为卖点使用，作为蒙汗药使用，脸就作为了最新版的遮羞布
印刷出来的表情，印刷出来的眼神，印刷出来的小姐红唇批发出现在人们最高位置
只有孩子敢于扔掉假脸，把真的面具扔掉，面具不会流真泪
自己才流真泪，面具来自一年前出门打工的父亲上次回来买给他的礼物

四 耳朵

两岁的留守孩子，外出打工漂泊的爸爸经常跑回她的耳朵
在耳朵里跑进女儿的心灵里去温暖一下自己试图温暖一下孩子
人们问爸爸在哪里，孩子指着耳朵，爸爸在耳朵里
爸爸无论跑多远都在她的耳朵里，然而从耳朵里掏不出爸爸来
爸爸像一笔汗水的存款存在异乡没有存在女儿的耳朵银行深处
异乡打工的父母，经常电话故乡以后，把耳朵捂住，生怕耳朵里的儿女会
从耳朵里掉出来掉在异乡的街道上，摔掉了自己的骨肉
把孩子闪电一样快速转移进心灵里，父爱母爱流进大海的入口
他们要把耳朵腾空，腾出空间来让机器爱他们，让建筑工地骂他们
让老爸的嘴巴鞭子一样在耳朵里踩出一路血来
偶尔见到打工的大人和青春，村里的孩子和跟随父母在异乡漂泊的村庄童年
都能够见到打工的耳朵孔里装满了地铁载着的一火车脏词，污染，侮辱
不环保的空间，要送进急救室才能够救活耳朵的听力
耳朵用自己的漩涡，把一切都席转进去，打工的人生不能够用这样的漩涡句号
把自己的一年年岁月圆满，这样的句号变形句号深渊掉进去就痛苦

五 声音

盲孩子在街道上用黑暗乞讨，用耳朵看人间
看光天化日之下来来去去的人群影子的剪纸流入自己的耳朵里
街道流进耳朵里，高楼流进耳朵里，硬币叮当，纸币的脸很脏
都流进耳朵里，然后那黑手从盲孩子的耳朵深处把乞讨到的所有钱都掏出来
耳朵被迫取款机一样吐出一个银行给黑手，他的耳朵想象过父母的形象
听到过美丽如何盛开在眼前，眼前盛开的花朵多么美
然而美就像吹灭的灯叫做黑暗，他听见过花吗
光明就在他的眼睛以外的任何地方，太近了，却也太远
善良的人多看他一眼，就能够带走他身上的一丝丝黑暗一丝丝另一种黑发吗
善人的声音有多少绕开耳朵熄灭在嘴巴里面，另外的孩子听见声音
来自遥远异乡长者的嘴巴，父母灵魂出窍一样用炊烟的句子从身体里飘出来
飘回故乡的电话里，村庄的孩子老人就成了装在老家的电话机
专门收集来自异乡打工的声音，像梦的声音
而那些所谓高档的耳朵从来不收集穷人的声音认为这些声音比不上世界名曲
老板只收集穷人的汗水，汗水可以把钱包变成辽阔发胖有意境的大海
穷人的声音就像机器发出的劳动声音，而嘴巴保持沉默
汉语在穷人的嘴里不敢十分说出心跳所以说说话才敢真正说话

六 牙齿

孩子看到没有牙齿的婴儿吃世上最好的粮食奶水
打工的牙齿吃坚硬的日子，石头一样的日子很佩服打工牙齿的坚硬
石头说，这些牙齿，比我还坚硬，比我还骨头
咬动日子的苦要有水滴的智慧，水滴用柔软的牙齿就咬走了石头的心头肉
水滴的牙齿多么坚硬，有一副钢牙，它把这牙齿送给了打工的群体
穷苦潦倒的牙齿在监狱的口腔里茫然四顾，在到处找工作
老板的打手一下子，拳头就可以吃掉好几颗打工的牙齿
不是掉牙齿的时候就掉了牙齿，满地找牙的打工者找不到自己的牙齿
只能找到自己嘴巴里流出的鲜血，嘴巴用来说话，说出美
这样却说出了血，牙齿和痛，要怎样的耳朵才能够看见这些声音的画面
那些笑得灿烂的脸布满口号，口号就像衣服，热情地穿在牙齿身上不合身
那些牙齿吃掉了多少大地吃掉了多少村庄吃掉了多少别人的梦想
无论多么嚣张的牙齿，岁月都敢虎口拔牙，拔掉所有的恶牙
岁月啊最好的牙医帮穷人出了口气，但穷人的打工牙齿依旧流出满口泪水解渴
老人没有了牙齿只好听孩子用小学牙齿造句，没有牙齿的鱼喝波浪的面条

七 纹理

皱纹，老年人的面条，白发，另外一根银丝面
未老先衰的青年，皱纹抢先占地盘，多少脸上的道路走不通
多少道路半途而废，多少道路饿死在面上
一根纹从身上掉下来砸断了腿，在脸上游泳的道路被泪水淹死
快要饿死的嘴巴，道路流进嘴里，纹路跑到嘴里，带来更大的饥饿
面上上绳子多，好比摆一个绳子的地摊，脸要走得路，都很得意
睡在脸上的道路，纹理自己谋生艰难，吃脸活着。吃脸死去
面上光滑如玉，白如积雪透红，就会有入踏雪寻梅，寻找出鲜血来
只有孩子的脸，还没有什么道路来脸上谋生，还那么嫩还那么童话
大人的脸，小说的大地，各种道路提供线索，好的坏的导火线都有

鼻子像一个炸弹，被一根光线捆住，跑不了，一个悲剧被固定
孩子的目光叹息，好脸被刀走出一条路来
为什么刀在青春的脸上走路，脸就作为刀的脚步一生不会消失

八 皮肤

童年从小就接受打磨，父母的皮肤就像砂纸，爷爷奶奶的皮肤也砂纸
砂纸抄写一生的作业，作业就叫风风雨雨，打磨自己的孩子，父母用力气
也用心灵，用汗水也用微笑，那些粗糙的皮肤，摸起来摩擦力很大的皮肤
把城市打磨得灯火辉煌，灯光被打磨后才那么明亮
皮肤就像沙漠，在建筑工地的打工皮肤，用沙漠铺一层大海
汗水的大海喜欢在沙滩的大海上奔流，汗水的海声传到几千里以外的故乡儿女的耳朵
皮肤放进阳光里越洗越黑，洗出汉语的黑暗，汉语用黑暗做墨汁
现在喜欢用黑暗做纸，做皮肤，那些洁白的皮肤成为反义词
拒绝阳光，阳光做出黑暗的事情，阳光奈何不了那些那些洁白的皮肤
阳光欺负穷人，欺负打工这个词语，皮肤黑暗的字即影子
而玩耍的洁白皮肤在阳光下还会涂防晒护肤用品，拒绝阳光
披着黄土来到城里，父母的皮肤更衣为黑土地，不用魔术，就用事实
心里想着在城里不为自己抹黑，但全身都被抹黑

九 脚印

孩子想，人像脚印一样活着多痛苦压力大
打工的父母难道不像脚印一样活着么，打工一词就名副其实地做了时代的脚印
鞋垫一样垫在工厂 高楼工地的下面承担所有的重量
脚步声喜欢说话，嘴巴里不能说的，压到最低处，脚步声说出来
道路听懂了，有时也没有什么办法，道路只用耳朵的耳朵接受
也消化不了那外出的着急声，人的一生无论怎样也只有脚印那么大的地盘
难得与孩子在一起，父母的脚印与孩子的脚印在一起快乐得哈哈大笑
脚印发出的笑声带来难得的开心，童年的脚印笑得飞了起来坐在自己的脚印上飞翔
孩子也知道，漂泊的亲人的脚印有时没有好的脸色有时饿得很扁
空空的双肩上压力把脚印压进水泥道路上压进了一寸深渊
孩子低头看着父母留下的脚印，父母已经远去，在异乡
童年赶忙捡起带着父母体温的脚印放进书包
想念父母拿出来听听，听见母亲的心跳声
晚上用父母的脚印作为枕头，枕着睡进思念和泪水的海洋中漂游

十 手相

留守孩子的手在奶奶的手中和如同春风，用小手洗滌晚年的手
童年的手尝出了浓浓岁月手的味道，奶奶的手如同钢筋
每一根手指都有钢铁的骨头，像铁做的竹子
奶奶的手有气力，有力量，养大一家一日三餐现在又养留守后代
汉字的笔画都来自这些底层人物的手指，脚，耳朵，嘴唇
一个汉字的笔画好比奶奶的手指，配合在一起经起超万年的敲打
在外打工的手指有时要留在机器的嘴里留下可怕的纪念品
打工的手就像人生的伤疤揭开就痛，在城里做了城市的胎记
从不同的角度，孩子的眼光总能够看出手不同的形象
好像在语文课上，老师要他们联想一个词在不同的环境里怎么活着
手，两把钥匙，打开命运，身体如锁，钥匙从所长里长出来
长出道路，长出出路，长出身体，长出了门
孩子的目光就像磨刀石，打磨过电视里的那些天堂之手
那些不干体力活的手多么新鲜，像刚出炉的最新梦想一样可口
一双所谓著名的手在一条新闻里和一双劳动粗糙的手握在一起时
粗糙把那细腻、鲜嫩、柔软、肉乎乎的感觉吓了一大跳
那一流的手终生也忘不了那种粗糙，粗糙的影响力席卷整个社会
又怎么能够被轻易忘记，忘记就很不道德，劳动的手劳动的一个重要的词
用鲜血洗手，用汗水洗手，用鼓掌的笑声为孩子洗心

十一 指甲

在洗得很干净的指甲缝里，孩子发现了父亲手指缝里残留的大地
大地的容身之所也很小，房地产和工厂把它逼得到处逃命
只有农民还值得信赖，躲在指甲缝里很安全，不过很委屈大地的庞大
打工在城里，就像在指甲缝里，在夹缝里生存
童年在玩的时候，泥土也溜进童年的指甲缝里溜进特殊的教室
孩子用比喻来说指甲，它就等于锅铲，每一根手指都有锅铲
这么多的锅铲要用米谋生，可见谋生吃吃喝喝
劳动的动词不允许锅铲把舌头伸懒腰伸得更长
只有金字塔顶尖的人可以把指甲养成成长的宠物
并且在指甲的背上画出一片江山，用指甲油做假色衣服
这样的指甲缝里，不会有大地，大地在这里只会饿死
孩子看到村子里出来的姐姐们的指甲也油画着
她们啊就凭几片指甲做文凭以为就有甲骨文的价值而换得幸福
指甲错了，指甲饿了，指甲像乞丐，杀死了自己

十二 乳房

童工，大一点的童年或少年，在城里见到过不该见到的
被迫来到城里的村庄未成年少女经历着自己长出的坟墓
坟墓长在胸前，这里长着挽歌，那些喜欢玩坟墓的人没有死
活在世界上他们还高质量活着，坟墓的悲剧在演出
外出打工的母亲担心留守的花朵一词，这个词，母亲的心
一个词多新鲜，新鲜的重量压在母亲心头的秤上
母亲要女儿在家把胸部到来的青春高度降低，压低，捆紧
这样就为了防止坏人达到一个高度，坏人达到坟墓的高度
只有好人危险，只有无辜的花朵危险，但村里的青春姐姐为了用自己的坟墓养活自己
就不惜向坟墓里加入硅胶，提高坟墓的高度，村里的孩子也把这些被迫看眼中
弄脏了干净的眼睛，大海从眼睛里流出来也洗不干净成长的目光

十三 骨头

用什么捆紧一生的骨头，孩子看到过打工的亲人，打工的父母用绳子捆紧故乡
去异乡，其实孩子做梦也梦见了父母在劳动中用汗水捆紧自己的一身骨头
骨头一定要捆紧，不能的话，就会散架，所谓打工的骨头即
把工厂的机器塞进皮肤里，让机器在皮肤里不断工作
机器在皮肤里累了困了就试图瘫痪下来休息，但汗水把它扶得站立
有骨头就能够挤出梦想的奶水，就用几根骨头建好了乡村也建好了城市
骨头在深处裸露着建筑工地，背着孩子的父亲外面形象一个慈父
深处的骨头依旧一个慈父，背过孩子的背在工地上要背一百斤一包的水泥
谁在雕刻深处的骨头，作者啊那些老板，建筑工地的包头
还有一些看不见的形象，他们一起在雕刻劳动的骨头雕刻劳动
他们的手中有遥控器，一按遥控器，骨头就在干活不停
他们的骨头才可以称之为城市最好的雕塑作品
那些竖立在街头的花了大价钱的雕塑，哪里比得上卑微者
随身携带在身体深处用鲜血灌溉的雕塑，孩子为父母的骨头骄傲
几乎所有的好骨头都在卑微者的身上，虽然这些骨头没有更多的富贵

十四 单薄身体

跟随父母在城里漂泊的孩子，他的课桌就像漂泊浮萍
他在街头看见贴在电线杆子上的孩子，丢失的乡下孩子在村里只有一张纸的厚度
贴在电线杆子上，在村庄里，丢失的留守童年特别是丢失的留守花朵
都贴在电线杆子上，也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命比纸薄，说得太苦
花朵被压扁，夹在黑暗的书页里，黑暗也可以形成一本大书
而运送打工的词，一火车拥挤的词，把每一个词都挤成一张纸的厚度
打工的血肉之躯多么单薄，血汗钱舍不得变成好饭菜喂养单薄身体
血汗要养活家中的白发和童年，自己就吃艰苦朴素喝汗水为汤
有钱的另外一些身体，钱就变为糖尿病变为肥胖变为超负荷的词
故乡的树叶都变成了单薄的火车票，火车票来到城市就夹在城市的缝隙
成为最好的书签，命若书签，书签胜过最好的书的分量
这样的书签在奋斗，书签的孩子才有机会打开美好的人生书本学习
孩子在自己的课本里看到了父母用命造句，造出的一个个句子铺开一条路
童年在上面行走，父母的身体，机器的影子，黑暗闪闪发光

十五 美

美都成了假的，孩子的眼光有毒，看出人的美
都变成了所谓的假美，当美被糟蹋在人体上
所有美的关键词都被糟蹋污染，已经没有原来的汉字之魅力
美变成一种暴力，被少数人占有，美被钱占领被大棒指挥得服服帖帖
美沦落，在乞讨，变为姿色、漂亮，风骚
村里的孩子看到姐姐们，阿姨们都在努力使自己符合审美要求
努力让目光看到风水，她们想变成小鸟凤凰想变成狐狸都长到畜生的意境
美残酷了多少肉体多少灵魂，被美困在身上的人走不出自己身体的牢狱
而孩子在那些并不漂亮的容貌上发现了原生态的小小的美
长得并不好看的妈妈，身上的美很安全，未经暴力征收
实际上那种美即朴素和爱，虽然微不足道，但有一线光线之根扎在童年心中
宁愿把丑看成美，也不愿意把污染了的美说成珍贵
那些发臭的汗水流出勤劳之美，那些看起来不爽心悦目的劳动者
身上保留了美的体温，而假美就等于一种恶搞，在豪华流行

十六 病相

疾病喜欢吃底层，懂事的孩子，看到亲人被疾病吃掉，泪水就作为了粮食
动词把底层作为粮食，动词吃底层活着，底层的动词黑色
底层的动词不会成为打高尔夫球的同义词，动词的数量多了就积累成为疾病
辛苦动词把劳动化妆成病相，打工把好看端的身体扔进动词的窝里
就做了疾病的容器，劳动变为一种流行的疾病，因为劳动把打工一词从不人性
过度的劳动毁掉了多少健康，而底层从不等于懒惰，底层的劳动到处硕果累累
但底层摘到的果实最少，摘到的果实都烂掉了，或者还欠着果实
一生被流不完的汗水包围，汗水就叫着一种病，用病作为粮食
养活家庭养活孩子的成长，他们除了劳动的疾病以外一无所有
就用疾病作为资本，用劳动作为粮食，家里的房子吃着劳动就变成了漂亮的身体
苦成为压力也成为了好日子种子，劳动这种疾病活着流汗，底层就在底层保持自己的相貌
泥土形成大地底层的相貌，所有的高尔夫球场别墅把大地的底层垫在下面
其实劳动的姿势，打工的剪影，苦力汗水发出的臭味，都有形象的重

风水

一 招魂

村庄里的风水先生喝了酒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抱着大地抱着这个留守儿童痛苦
这个留守的孩子还是一个婴儿不过他已经很年迈了，白发苍苍的婴儿
也面对自己的知己放声痛哭，大地丢了灵魂，婴儿要喊魂
于是风水先生在深夜敞开喉咙的伤口为留守的婴儿招魂
灵魂不那么容易找回来，找回来的一根光线这大地的灵魂贴在风水先生的嘴巴上
成为了一根胡须，闪电的胡须来自大地深处的根
根长在山上，根把山的胡须都长在泥土中，山就凝固了风
绿色的风堆在大地上像绿色的冰在到处流淌，这流淌叫做美丽的吹拂
水的胡须任河流的表面玩长胖的闪电，波浪这些大胖子闪电根本不用减肥
风与水在村庄里曾经叫做快，曾经叫做乐，快与乐结婚好比人字的两笔结婚在一起
不知哪一天风死了水也死了，它们以死为生活在人的世界里

二 阴宅

村里的人走到泥土里也要在大地的子宫里住别墅住房子
大地再次怀孕挺起大肚子，凸起的坎显示大地长高的高度来自人生提高大地的高度
过去的人能够提高大地，现在的晚年直接变成灰尘装进盒子
火葬场用火焰的红头文件把百年以后的人生装进自己火焰的腰包
入土为安成为一生不能达到的彼岸，但只要给火焰贿赂，就能够入土为安
这样村子里还是大地挺起一个大肚子坎，挤在一起的坟聚会着所谓泥土尺寸的紧张
清明了开会的坟应该热闹起来，但外出打工的笔画不能回到村庄成为清明的偏旁
只有留守的童年留守的白发给清明带来冷冷清清的问好
向泥土中的亲人问好种子的怀念，为了减轻村庄钱包的压力
入土为安的老年人在泥土中呆不住，爬出泥土外出打工
有村庄的方言用目光看到过他去世以后打工的白发
不能买土入土为安的去世老人，只能在百年之后在火焰中游泳成为灰尘
在城市里那些穷困的骨灰也只能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比生前还拥挤空间
骨灰盒一间小房子把人生浓缩为灰尘，浓缩为时间的洗衣粉
那些按揭的房子多么按揭着一生的骨灰盒，村庄和城市的胃消化贫穷
而死后住得大住进泥土住进绿水青山的意境里的只有一个词即红得发紫的钞票通行证
其他证件阎王都不认识阎王只认识坚挺的钱的面子
阎王迫不得已也见钱眼开把最好的泥土让一部分人在人生下课后好好睡觉
他们睡走最好的泥土，庄稼大树只能站在紧张的泥土中交出绿色和丰收的答案

三 阳宅

不同村庄的方言有几根骨头都被城市拿走作为城市的建筑材料
这些打工的骨头里挤出红墨水作为城市高楼的奶水很营养
用血作为奶水把城市的高楼养大，这些打工的骨头用汗水作为村庄房屋的奶水
出门打工的汉子哟身上有太多的奶水让城市乡村喝
城市的高楼就用打工的骨头堆成，乡村的房子就用一生的堆根成
在城市，他们等于高楼低矮的灌木偏旁，在乡村，他们等于新村庄的旧偏旁
建好村庄里的新房子，让好好的房子空着，空出风散步的位置
村庄打扮如同美女的房子多么安静只有过年房子才说很多快乐热闹
村庄的风一生出门打工，村庄的水一生在外流浪流汗
平时，挤满城市地下室的乡村打工灵魂像土豆花生挤满泥土中
在故乡泥土中睡觉的去世亲人忍不住在泥土中游泳穿行来到异乡打工的地下室
看看睡在泥土中打工的后代和亲人，和他们堆在一起睡醒后就回故乡泥土中去了
泥土深处只有劳动者的底层风水，潮湿的风水潮湿了乡下的骨头，骨头流出泪水
泪水叫着墨汁，大批村庄的笔画来到城里成为城市的手脚
按揭的房子好比按揭的棺材捆住了乡下的小路笔画
房地产的高楼把成为城市笔画的乡村手脚绑在几十层高的天上
挤在空中的入属于一群没有大地的人
他们把天空挤得塌下来很多，就这样天空被挤矮了个子
白云被挤矮，而房地产一类的人称代词悄悄来到郊区来到乡下占领所有辽阔的绿色
人口密集的地方没有绿色只有汽车尾气摇着狗尾巴要着不好的风水
低密度人口的别墅区有最好的风水有三三两两被风水绿化的贵人啊

四 门

门朝那一个方向开，风水先生曾经把每一扇门都当成脸，脸放在哪里
一个重要的课题，一个秘密的揭秘，现在脸越来越坚硬
越来越铁，村庄的一张新脸，新房子的脸越来越含铁量大增
新房子都用铁门与城市的表情一模一样
或者说铁门之脸已经退化到骨头，也就意味着脸已经腐烂
只剩下脸后面的骨头成为脸在演出，在村庄里寂寞的门傻傻地站在哪里
他们的冷清就像城市里的门一样冷清都铁
乡村留守的人缺席许多脸所以门也不热闹自己的开开关关
而城市里那么多拥挤应该说那么热闹门应该不寂寞
但是铁门的门都独身都不与另外的门成为朋友
铁门的锁，那锁结，安装在暗处，现在锁结都密码了
心乱如麻时，锁结打不开，自己的门拒绝自己
自己的门不放自己进去，而乡下的一张张门进城
而村庄的在城里打不开那些铁门，就算铁门打开也进不去
就算进去了也出不来，出不来，被门堵在城里，所以乡下自己的门在空着
人站着就叫着是自己的门，自己的胸部叫前门，背部叫后门
现在打工的门，打工的自己，前门在城市，后门在村庄
乡下的留守老人一旦发现家门逃跑，白发追不上门

五 灶

灶上面的肚子里怀孕一日三餐，下面的肚子里怀孕火焰
在村庄里的土灶，风水师把它看成一家养命的词
一个名词精通所有的哲学，灶神叫做哲学家
米粒的骨头在锅里泪水解渴就胖了起来胖成村子里所有人的胃
稳定的灶叫做安居乐业才叫做稳定的家

长相（大型打工诗歌组诗）

火焰在锅的肚皮上用红墨水用气体的气写日子
的史诗
红墨水变成黑墨水，墨汁一直用黑暗作为自己的粮食
只有黑暗才能够更好地书写汉字和村庄的方言，红与黑天生的元素
夜的一口锅熬粥一样凹处一滴香熬出一滴血熬出一滴红痣
村庄里的灶就像村子里的人一样活着获得像个人的影子
灶变得没有墨水，火焰死掉了或者睡觉了或者外出打工
出门在外的村里嘴巴在城市里哪里有了灶，没有灶的日子随便吃饥饿
手里拿着一个馒头就展开人生的盛宴在工地上就返祖成为原始人没有灶没有饭桌
城市里那么多酒店的灶那些灶长着钞票的脸长着菜谱的表情
城里的灶一肚子气，煤气随时取走呼吸，煤气从大地的肚子里把呼吸取来燃烧
漂泊的灶漂泊的锅缩小变为漂泊的饭碗，什么时候有稳定快乐的饭碗
什么时候就有快乐的人间有快乐的村庄，快乐的饭碗才形成村庄最好的风水
打工进城经常摔倒在饭碗的坑里爬不起来，一生填不满饭碗
打工这个群体提供很多饮料，把吸管插进打工的血管里就可以喝到最干净
的饮料
大地上的河流都被污染时，打工者的血液很环保很干净
有最好的水资源饮料资源财富资源与心灵风水
五星级六星级的灶向什么人提供山珍海味把自然的风水都吃掉
但打工的人同样感恩，感恩劳动带来的幸福，感恩回到故乡亲爱的灶用温饱抱住自己

六 水说

在村庄，的确许多水都已经不在场，在场的水都残疾，都已死
那些死了的水，黑暗发臭的河流，养活着日子，养活着赶路看不见的波浪
现在人的一生用水来表达，原来村里的人可以像树一样留在村庄
打开城市的水龙头，放出来的都叫着游子，争先恐后从独眼龙的眼睛里流出来
滋润着凝固的水泥骨头，来自乡下的水，有着血的品质，用血做身体
他们在城市里流动，把故乡的河撕碎，把水撕成碎片，把波浪垫在脚下做斑马线
把自己撕碎成为一秒一秒的辛苦，把自己柔软起来，站立的水站立成汗水
的碑
高处的嘴巴喝来自乡下的汗，喝最称心如意
的饮料，喝水身上的红墨水
更喝来自环保地方被保护的矿泉水，而打工的水渴了，就喝漂白粉
脏了的黑色的河流用骨头磨成的雪粉漂白，流行普及，打工就喝
喝得那么流畅，喝得那么顺利，喝得那么流年似水，一年就过去了
水不计较岁月，水还得往前赶路，水还得赶回乡下的水缸，赶回乡下的井
赶回乡下的树身上，赶回乡下的老人身上，赶回乡下的孩子身上，摸一摸他们的内心
看看他们的心里有没有清泉，清泉里有没有最圆满的月亮在开心宁静地玩

七 厕所

风水把厕所当成家庭人生的重要档案馆，人最后放下的档案放下了负担
人总要不断在那里放下应有的负担，在那里懂得了抛弃
懂得了不需要什么都带在身上，何况那些放下的档案可以肥沃土地
让绿色成为绿色，让丰收成为丰收，让泥土有粮食
泥土的伟大在于吃人身上抛弃的最脏物而奉献给人最好的粮食水果青菜
只有泥土的品德才对我们如此仁慈，才勇于接受人脏
把人的脏物转化为粮食，神之所为，化腐朽为神奇
从而土地的耕耘才有风水的风调雨顺，收割风雨为粮食
无论贫穷都有自己的厕所，都能够让厕所走向田野和根，种子，绿
但村里的人来到城市就会被厕所打倒，火车上厕所使自己减肥空间紧张
让人无法放弃自己想放弃的，所谓忍成为最大的刑法
所谓上厕所收费即对自己体内的废弃物有偿服务
厕所让人安定，让人从容，但城市从容的厕所不属于打工
汗水劳动就漫长
时间，忍吧，把那要放弃的厕所之物忍在身上
那种无法解决的急，损坏人的尊严，放下包袱，人就干净轻松
为什么有时候不允许轻轻松松放下，放下就有好的风水
在下水道里穿梭的打工者知道城市最脏的东西藏在那里
打扫公共厕所的打工者尤其在宾馆娱乐场所打扫厕所的打工者
知道那些衣冠楚楚的人怎样把魅力身体的脏物怎么扔在哪里

八 方向

门的
方向，灶说出饭碗的方向，道路怎么走进家里，村子里的花朵有多少
长有漏洞
长有地铁的通道，漏洞和通道怎样打开城市的方向，怎样打开人生的黑暗
伤口长在身体里，像无数的观光者到世外桃源参观
快乐与痛苦成为双胞胎，青春与钞票成为冒号
实际上只有一个方向或者说根本没有方向，离开自己
离开自己的家，离开圆满走向残缺，天使小鸟打碎成为羽毛的瓷器碎片
眼睛在城市里看到的红灯太多，打工的眼睛加班太多
红眼睛布满血丝，血丝都叫高压线，它们成为不了回家的路
眼睛都成为了生存不可缺少的红灯，好方向有好风水好水
在外面修建了无数的城市之路修建了无数的地铁和高速
那么多外面的道路，自己作为道路的作者却没有道路的话语权
自己的道路都属于别人，由别人掌握管理，自己的路只有两个脚印
脚就叫做脚印的鞋子，鞋子长在腿上，长出游子的方向即村庄的去路
火车知道外出的方向，固定的道路知道不固定的漂泊方向

九 占有

钞票如刀，切割大地的蛋糕，购买最好的风，谁有钱就谁把最好的风买走
在一片树叶上修建一个别墅，美女说到做到，树叶上就出现别墅
要打球，高尔夫要快乐，一根杆子要开心成为音乐的指挥棒
一棍子要把日出甩进花朵的漏洞，那么庄稼要纷纷把根抽出来
进行闪电的逃亡，看见麦子饿死在路上也没有人收尸
穷人的房子突然在拆迁令中下着泪的雨水
睡觉的老人被推土机铲走，几代人睡觉的床在推土机上进行最后的告别演出
好山好水乖乖地交出自己的肉体早一点跪下投降免得有皮肉之苦
被钱培养出的风水师出卖大地的秘密，豪宅建在流水的心坎上
乡下贫穷的风水师在用最穷的光明计算要剩下的落叶
落叶的小被子盖在泥土身上，大地赶忙把自己缩小躲在一片落叶下面避难
好山好水都在欲望中纷纷减肥，上吊的群山被好心的风水师救下来
自然想让自己作为风水师的宠物想好好活下去
风水师只有用自己作为粮食把自己送给自然

麻衣神相

一 容貌

长得最好的美女，她们的长相，都被钱和权吃掉
留下筛子筛下来的五官端正，被再次优中选优被普通消化
在南来北往的打工妹中，依旧有微笑绿化的女孩好面孔
使麻木的目光被清风吹拂，但在追求中鼻子要离开底层，鼻子在丧失自己
鼻子本来躺着乡间小路，小路没有高度但有真实
不用修饰，有本来的真材实料，可年轻的鼻子要高度鼻子要参与竞争
于是鼻子掺假变成躺着的珠穆朗玛峰，抬高了修辞，提高了羞耻的高
同样，胸前提高的火山，火山深处全都硅胶工厂
工厂躲在深处城出现代化的痛苦，用痛苦加工出的美就成了生产力和资本
肉体即唯一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压力很大
生产力过期不使用就会作废，身体作为每一个人的开发区
正在超负荷运转，青春作为唯一的道路，长相在不断修改自己的脸上密码
长得越好活得越好，美容修改微笑，修改浮在大海表面的五官
开会
的五官都作为献礼，献给镜子，镜子不属于自我，属于他人
自己不属于自己，只能够属于他人，自己的身体也属于别人的腰包
最丑的也许最干净，最丑的五官可能是没有受污染的原生态五官这些零件
合演出最好的旋律，目光演唱这些旋律品尝不出什么滋味
毁掉父母的原创，到处流行盗版的长相，过度使用盗版的微笑
再也没有了微笑，从婴儿那里能够贷款到最干净
的微笑吗
篡改表情篡改一张脸只为了把脸复印出钞票

二 表里

我写作，用皮肤作纸，皮肤的纸张胜过最好的宣纸
把天下众生的长相都写在皮肤外面，做一做表面文章
我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只受麻衣先生的委托在执行而已
在皮肤的里面，写下人们另外的长相

长相的密码离不开自己的命运
看相的人吃天下众生的长相吃长相的密码为生
为什么那么多汗水水长着的相貌都同一种命运
那么多不同村庄的长相都长成一种同义词
这个同义词叫做苦叫做打工
这些朴素的脸用汗水洗脸所有的汗水基本上属于别人
属于老板属于机器属于房租属于卑微
看相的人用灰尘洗濯自己的目光描写共同的脸共同的命运
老板发表打工的脸，发表得越好就越多钞票
上流的嘴巴吃着最好的糖果，糖果即普通之脸的心
心为一切长相，只有心才能长出脸来
用脸做糖纸包裹着心，供人品尝

三 情态

有人用黑暗化妆，黑眼睛天生用黑暗化妆
用黑暗化妆的嘴唇，用并不新鲜的创意来赢得嘴唇的风暴和甜蜜
每一个部位都要创作出好的风水，有人用日出的鲜血化妆嘴唇
同样只为了有目光来临，让自己的长相有市场，自己的部位在目光中有更高的点击率
那些穷人，有美德的人就用善良作为养料，来养自己的长相
长相的山水固定了每一个人，固定了一生的地理
没有人能够跑出自己的地理疆域，在自己的长相外面散步
照镜子的人在观看自己的一生和局部演出
长相在别人的眼睛里被阅读，被使用，被思考
时刻照镜子的脸，脸有社会的地盘
没有时间看自己的人，就看看自己也只能看到辛苦
用疲倦用劳累用消瘦化妆的打工之脸
脸张贴劳动的地图贴出劳动的窗口
长相具有地图的作用，劳动的地图只能带领人生在劳动中劳动
有明摆出来的矿藏有好的鼻子眼睛耳朵的人
性感的矿藏有性感的日子阅读生活
表面的最有最深刻，表面的长相赢得别人深入她们的深处
深处即天堂，表面即天堂吗？而善才叫天堂

四 贵贱

著名记者的照相机成了一个骨灰盒，里面装满了许多相貌
骨灰盒抄写了大量脸，抄写了大量表情
那些名人的脸过着豪华的日子，那些牙齿有福，住在口腔高档的五星级仓库里
那些器官长在那些长相身上走了好运，具体的器官好比核按钮具有威力代表力量
丑陋的五官可以占有漂亮的五官，可以用别墅包围贫苦的美人
美人因为自己的贫穷而变得富有，有漂亮就不要再用汗水作粮食
相貌固定一生的流程，相貌证明自己的存在
著名的相貌像钞票一样流通，在电视在报纸在网络成为主语
坏人也有著名流通的脸，坏人的笑容有充分的物质保障
批发的普通人只有批发的辛苦，漂泊的相貌挤满打工的火车
人们劳动成机器，机器的五官没有微笑，生活没有微笑好比晚上没有灯光

五 共同的表情

一位在人口密集地方给人看相的江湖术士对一个人的相貌指点江山
说他会赚一点银子，恭喜他对了，谁不能够赚一点钱
汗水的大海淹没工厂和工地，汗水的大海作为废品卖掉也要买几个钱
劳动摧残五官，提速衰老，只有保养得好的树叶才有好脸
好的相貌不会批量生产，但工厂集中了成批村庄的面容
游子在外国年记住了著名的广告脸但记不住故乡多年不见亲戚的相貌
老板不会记住那么多为他劳动的相貌，老板只记住钱的脸有多大的面积
经济彻底占领脸，占领谋生的表情，打工的目光不会生动
打工的目光回到故乡看到自己留守的骨肉，看到自己的儿女
目光浑浊变得多么清澈，神从目光里酿造出酒和泉水
一个打工的时代有共同的表情有抹不去的印刷脸面

六 表情

镜子有最好的目光也不能看清人间的嘴脸，镜子预言的运气都写在人脸上
导演有镜子一样的目光，在演员员的表情，在演员员的身体
安排所有表情安排所有身体在戏剧里活着在命运里游泳
最大的导演在哪里，小导演也在焦虑，他自己的表情都成了自己安排不了的演员
街头看相的人也像一个导演还像一面镜子，谋生的镜子
人们出入它的身体，只求自己好一点，所有的相貌都被欲望派遣
看相的人也知道自己的收入以脸的贵贱来计算
吃过很多相貌的镜子依旧饿着依旧光明，光明看着人们身上无法去掉黑暗的笔画
镜子光明但容易破碎，一个人被无数的影子包围，影子用黑暗加工而成
影子的表情丰富，活得很好，影子吃光明活着，活得很高层次
影子还自称自己墨水多，写出一切世界
它们声称写出了光明，原创了阳光，这些影子都叫着名噪

七 察相

一个邪恶的身体外表长得多么好看，黑暗长着精彩的面孔
而且比一般的人会更微笑，丑天生就霸占了血肉之美
是否叫着恶之花盛开呢，漂亮的鲜花毒死善良的果实
这样的鲜花有花耀炫目的脸但自己的果实也不放过
任何精彩的相貌都会死去，剩下一个骷髅头，骷髅头没有了长相
不，骷髅头有自己骨头的脸有骨头的长相现在暴露出来
但它也会死去，又会有什么相貌继续代替它活下去呢
道貌岸然的相貌几十年后统统烂掉没有
历史用过了太多的人类面孔用过了太多的五官
到底谁生产了它们，它们的密码锁定了一个个体，主宰了人体盛宴
面貌的演出使一个演员的相貌借给另外的，自己的相貌不属于自己
时间回收一切面具，又把一切脸面发给胎儿，发给人类的新兵
红墨水在血管里流动打工的朝霞，决定了面相的气色
好的气色不会涂抹在打工的脸谱上，打工脸谱的合唱唱出了最大的沉默
好气色只被少量人使用，好气色绝不会迷路走错脸，有话语权的脸就有好气色
好气色就像昂贵的宠物只有少量豪华的脸养得起，一般人养不起自己的脸
脸在印钞厂印出来投放到社会上，只有不多的人能够有维修养护脸的能力
大量的脸随波逐浪，一张报纸上平等地印着打工的脸印着权利的脸
一只狗在咬两张脸，这张报纸包着桌子上扔掉的骨头

八 分享相貌

一家人在分享新生儿婴儿从子宫的世外桃源里拿出来的新鲜面孔新鲜快乐
多么好的新脸不具备人间的邪恶但以后就很难说，一家人分享老人脸面长寿的微笑
八十岁的微笑溜进婴儿的眼睛里，就把尘世的一切带了进去
在外归来的打工游子，把脸把微笑辛苦平安带回来
一家人分享简单的平安具有很大福气，瞎掉一只眼睛的打工者只能用黑暗作为另外一只眼睛
用黑暗看世界，那一只眼睛被工厂的事故当着零食吃掉
活下来就好，少一只眼睛没有关系，已经很幸运
有人打工把自己所有相貌都扔在异乡永远不回来，相貌死在异乡
疲劳修改相貌，钞票修改相貌。一个分享相貌的年代
来自村庄的妓女，被多少消费者分享其相貌
她们零售自己的身体零售自己的微笑零售自己的相貌通过零售和出租自己的形象获得生存
购买别人的微笑购买别人的表情购买别人的身体看自己的身体看自己的相貌
多少挣扎的相貌都被别人挥霍，多少寻人启事上的面孔不再回到亲人的目光里用目光洗洗灰尘扑扑

九 读脸

读尽沧海桑田只要读人间的相貌就可以在表面读出所有深度所有浅度
读脸读出动物世界的各种表情读出动物的各种形象读出各种种的人相
在和蔼可亲的脸上读出狼，在满脸春风的脸上读出一脸毒品
在丑陋的脸上读出观音，读出来，读出感动读出世外桃源
脸也可以代表天堂，在打工的脸上读出火车提速的一行泪
劳动时忘记自己的相貌，只有动词在猛烈使用自己打工自己打工就要用工打自己
用口罩罩一过所有的脸，用钱统一所有的脸比用口罩统一脸更容易
有人无相能够以有相画出无相而有相即为有相又怎么无相呢

无头人无相吗无头人也有相无相即为有相，人的脑袋唯一，一生只安装这样一颗炸弹
没有备份，没有多余，也不能够借用，不过相貌可以天气预报进行书法的舞蹈
察颜观色，彼此打量对方，目光写尽人间电影
每一张脸都挂出自己的银幕，让别人看电影，自己也看别人的电影在相貌上
脸属于自己，对于别人来说就叫做一种异乡

十 相貌吃人生

对于打工来说，长相不一却有相同命运
不同的相貌在相同地奔波，被相同的动词使用，他们都变成廉价的动词
留在家里的脸外出谋生的脸，一家人的脸好比落叶流向四面八方
人生走在相貌前面，什么人能够做到呢，人生在相貌后面成为相貌的仆人
自己与自己的相貌有很远的距离，自己与自己的表情有很远的陌生
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收藏，收藏得消失为止，晚年时
童年青年使用的相貌都不见了，都被自己吃掉了，我们都在做吃掉自己的人
相貌吃掉每一个人的一生，身体都为相貌的饭菜
相貌为心的饭菜，外在的形容泄露了生命，人生很多时候
就装在相貌外面，就好像装在瓶子外面的酒一样
在瓶子外面的悬崖贴上酒，酒只有那么薄薄的一层
命运就如贴标签，标签有表情，被别人张贴
贴在电线杆子上的脸好几年风吹雨打依旧存在，脸就在电线杆子上活着
活在母亲身体里最幸福，感恩母亲衰老的脸
活在全世用灰尘洗脸，命运又怎么能够打败灰尘

十一 经历自己的长相

妈妈给了儿女长相，从妈妈的银行里拿出来的相貌
其实妈妈对儿女的长相也做不了主，人的长相，父母的作者只原创一部分
儿女自己原创一部分，不在场的自己在自己未出生之前创作自己
自己在没有出现之前早就存在，早就没有身体地存在
我们在原来都已经活过，我们在成为人之前，都有过其他嘴脸
太遥远了，其实就在前一秒，我们就已经历经一亿年
太虚幻了，现实活得怎样才有实际的表情，安排不了长相，就安排表情
请多安排慈悲的面色，面色请实施慈悲的脸，让长相成为一种爱的计划
爱成为商品，长相成为商品，该怎样面对自己的音容笑貌
穷人的慈悲，穷人的孝都会变成人的长相画在人间画在打工的路上
那些艰难的慈悲就叫做真正的慈悲，慈悲没有加工没有修饰
那么多感动的脸实际上都商业，那么多慈悲实际上只叫做钱的表情
慈悲的护身护使多少占有钞票的人更占有钞票，钞票笑得多么灿烂
他们的钞票被他们的慈悲感动，他们的慈悲都有媒体的音容笑貌

十二 长相即一笔账

死人爱惜自己的脸，火葬场给人化妆，火焰马上要吃脸把脸当成烧烤
一个人死掉身体，脸还在活下去，追悼会上剩下来的相貌，让仇人无比快乐
活下来的脸依旧奔跑忙碌在媒体报纸电视书本上
没有了身体，脸面还有如此大的生命力
而老板对死去的打工者的长相不值赔偿的那么多钱而耿耿于怀
命的价值比不上玩乐的价值，老板想一条建筑工地上汗水的命
浪费了他在酒的大海洗浴中心的大海娱乐身体的银子
死去的身体，剩下来的长相活跃在亲人朋友的脑袋深处
在那里养活这些面貌，这些面貌养活活人的悲痛
长相与身体分不开又分道扬镳一分为二
在死了的种子里先爬出来的脸叫做最初的嫩叶
而在沧桑的脸上乡下的老人皱纹成为节约用电的闪电
长相用来给人看，终生的一笔账算在音容笑貌上
流行假脸，真脸都躲在假脸里，脸躲在脸上
自己的脸与自己的脸有时朋友有时敌，人的形象就叫做做人的命
多少畜生用人的相貌活着对真正的人打击
多少真正的人畜生一样活着希望脸出版成为新叶

十三 看相貌知命运

那些神采奕奕的光辉形象与打工无关，那些红光满面的春风吹不到底层的脸上
那些七八十岁还生龙活虎的发达身体肯定不属于村庄劳动的手脚
那些皮肤细腻的青春不会开动机器的不会让工厂使用自己的四肢
那些保养好的五官保养好的骨头鲜血不会出现在建筑工地
压力摧残打工，打工的鲜血骨头都属于不正常运转
一眼就看出人的命运，一眼就看出身体处在哪个层次
在底层，在地下室，在村庄流动外出的漂亮脸蛋中，漂亮过剩
漂亮压制在地下室，没有转变为生产力被别墅宝马奔驰使用
漂亮的竞争很大啊，漂亮成为广告，漂亮毁掉了许多自己的风景
漂亮成为垃圾，漂亮成为邪恶，漂亮成为虚词，漂亮成为烂掉的一堆水果
优雅的，从容的身影面孔从来不属于打工流水线
流水线生产唉声叹气生产焦虑生产茫然无助
越生产他们身上就会少点什么，手指离开身体不在场
相同的手指在喝咖啡，在抚摸性欲，在打开他们的身体市场
美貌用来张贴，用来投资，用来作为杯中山水，美貌装在钱包里
村庄里的美都被资本卷走，剩余的就用作留守
就像树上剩下来的树叶飘荡着风尘仆仆的脸作为村庄的报纸
一流的身体有很多银行在养，靠村庄里的粮食只能养嘴巴
身体的不同产生世界的根本性区别，相貌不同产生悲剧喜剧的区别
良心是冤气但现在钱的长相根本不用这个气，以尸体的面貌用强大的生命力活在上

十四 奔跑的长相

对于挣扎的海洋来说，乡下进城五官本来属于美好的土豆辣椒扁豆
但来到城里的器官零件都病了，与奔跑的水泥都属于病相
到处都有狂欢的牙齿，到处都有停电的目光
飘来飘去的脸，奔跑的舌头，用着旗帜的脸，环境污染的耳朵
不能停下来，停不下来的身体，每天都要用电话号码的五官
用着邮政编码的方言，长相都有自己的方言
没有根的长相，没有根的五官，没有根的身体，没有根的神经
没有根的伤痕写在看得见的长相上，写在看不见的长相上
长相超负荷运转，过度使用的长相让人生没有闲置的空间
看不到风调雨顺的表情自然出现，长相都付出了多余的账单
脸上都建起了高楼，房地产不放过每一张脸的土地
鼻子都站成了高楼，改变了躺着的体态姿势
耳朵都飞走了翅膀，去打听世界的消息
饿死的牙齿回不了故乡，打工的牙齿用作城市玻璃的种子
纷纷逃跑的五官分裂一个打工者的人格，看富贵的面孔五官搭配得风水很好

赵金钟（广东湛江师范学院南方诗歌研究中心，教授）

诗人的眼睛打量世界最常见的角度有两个。一个是朝天，一个是向地。前者容易导向浪漫，后者则容易导向现实。“打工诗歌”属于后者。它的来自于底层与前沿的创作题材与作者处境，决定了其必须面向现实的宿命。“打工诗人”张绍民自然也难逃这种“宿命”。打工生活的沉重，年近父母的艰辛，留守儿童的孤独……像一块块坚硬的石头，压在其肩上，挤进其诗句。因而其诗作非常质感地向我们呈现了大地诗人关于生存的切肤体验，传递了生活的真实和精神的真实。这即是其大型组诗《麻衣神相》的核心价值观体现。《麻衣神相》的主要闪光之处还表现在其诗中始终涌动着鲜活的气息。这种鲜活的气息一方面体现在其对生活细节的摄取上，另一方面则更主要地体现在其对语言的运用和意象的选择上。套用胡风评价田间的话，张绍民诗歌的语言和意象有着一种“野生的健康色泽”。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张德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南方诗歌研究中心主任）

张绍民的组诗是审视与书写底层生活情态与生存境遇的别致之作，这不是轻音乐，而是交响曲。不是淡笔画，而是浓墨重彩的油画。他写的不是小情小调，而是非常严肃而深刻的现实主题。诗行均以长的句子来排列，构成一种强大的语言气势和撼人的情感浪潮，给阅读者造成鲜明的视觉冲击和心灵摇撼。诗人思忖底层的存在与命运，杂糅了宗教学与脸谱学、面相学的阐释原理，在中与西的双重视野中对中华大地上这一数量甚众的卑微群体进行了独特的烛照与阐发，给人诸多新的启示。



打工诗人：许强

“很像某个年代的工运领袖人物”——

这是初见许强给我的第一印象。在国内民间，有两位青年诗人我第一次见面时，都扛着大捆的诗歌印刷品。一个是梦亦非，2000年冬，在贵阳哑默先生处。一个是许强，在2007年12月1日的北京“两岸三地打工文化艺术交流营”上，他扛着大卷《打工诗人》报和刚创刊的油墨未干的《中国打工文化报》。一个胖乎乎的身影，平头，富于活力，很络络连人，笑着跑过来跟我跟大家紧紧亲热握手（因为我们是“共同命运者”），头上还冒着不少汗珠。

那一次他带着深圳打工青年诗人程鹏，并特意把程鹏作为更年轻打工诗人中的新人向我作了介绍，他带动培养了一支打工诗人队伍，其中，有的已国内知名遐迩。那次参加会议的还有，漂京诗人郁金、张绍民等，还有此次会议活动重要组织者“工友之家”“北京打工艺术团”的孙恒。我观察许强特别富有组织家的特点，三句话不离他熟悉热爱、让他着迷的打工诗歌，并脸上永远有副耐心的微笑，不偏激，较宽容，注重舆论宣传，关注与周围人群的互动。

2001年，我与梦亦非等在北京创办《诗前沿》，第一期刊登了许强的《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二期又刊登许强的一组，题名《潮湿广州》。以后数年又接触到罗德远、张守刚、徐非等，特别感谢罗德远寄给我的诸多广东打工诗歌材料，那时，我印象里的许强猜想他既是广东“打工诗群”最早肇始人，年龄一定比较大，见了面才知道他还十分的年轻，看起来几乎30 出头的样子。

2009年1月1日至3日在京郊金盏乡山村举办的“首届中国打工文化艺术节”上，我又再次与许强会面，这次而且还住在一个房间，打工文化节是民间主办的，条件简陋，吃的中午是盒饭，住宿处正是北京寒冷的冬季，但却没有暖气夜里很冷，许强是南方人一路劳累加穿的少冻感冒了，夜里不断咳嗽并吞服药片。那次参会并过来与许强见面的还有全国总工会的同志、《工人日报》的同志。

由于住在一起交谈了不少，印象深的有他们几个编委周广深吃的苦，对今日打工诗歌事业的筹划等。会务中他很忙，要接受北京的大学的网站和校刊的采访等，要参加打工诗歌朗诵会，会后还要去北京市中台全国总工会等单位接洽打工文化事宜。中间他还抽时间问了一次《诗刊》。不是送他个人的稿子，而是请李小雨副主编给《2008中国打工诗歌精选》题词，以及到《人民文学》也是如此，找李敬泽主编题词。他很敬业，忙碌于忠实于打工诗歌的事业不知疲倦，忙碌中找不到一个北京的电话号码了，就坐在我办公室用手机向郑小琼匆匆打长途联系……

我们谈到打工诗歌的先天下后。谈到他为什么选择立足苏州，以及苏州将来对打工文化的可能的支持程度。谈到继续发展的瓶颈问题，提升问题，以及

京华遇诗人：许强

——广东“打工诗潮”肇始人之一、中国当代打工文化重要推动者

□孙文涛（《诗刊》社）

报纸的邮发、人手，特别是长期困扰的经费。他虽很少谈但不无隐忧的职业问题，他从前工作的苏州一家外资企业的人事经理工作，日前由于企业亦贷危机大批裁员已经下岗，他并特别提醒《打工诗人报》编委几乎有一半人陷入长期失业，很担忧。我谈到好的组织家活动家对于事业的重要，可以考察借鉴北京“工友之家”“北京打工艺术团”的一些成功经验，要强化打工文化为一项公益性活动，以争取获得社会赞助。会上，各个场合，他不断反复提到青年打工诗人获奖，如郑小琼、李明亮等……

谈到广东、苏州间的差异。北迁苏州对广东打工诗歌的损失，利弊，无奈，他们多年贡献打工文化但个人生存却少有何谓，总得先活着，随着一年年龄加大，要养家生子，总不能在广东那种地方漂泊一辈子啊，谈苏州经济平衡，人文基础好，历史文化好，不像广东的猴急，两头翘板，风浪一来就惨了……

谈到漂在广东、上海、北京的一些打工诗人。谈家杰的诗，柳婉婷的评论，罗向冰、魏豹的打工插图，舒雪的女工流水线诗歌，谈深圳文联杨宏涛对打工诗人同情与帮助，小鱼儿的飘在上海和对网络诗歌的推动，发星在山中对于打工诗歌关怀，四川白连春北漂遭际，应更多关注涌现的无名青年打工诗人，为他们提供平台，报纸不要办成一小群人，谈打工作品不要重复停留在一个单一层面，谈《中国打工文化报》是一个广阔的平台，但要建构好并非易事，一朝一夕，谈打工诗歌所以诞生珠三角而没出在长三角、北京的原因，广东还有这些诗人可以继续成长，但不能急，可生存又太急……

许强很谦虚，会务余暇请我谈谈对他诗歌的印象。我以为他写的既是打工诗歌，当然列属于时代前沿诗歌，是与90年代以来民间诗歌并列的一个单独门类，我印象他早期的作品粗线条，有激情有怒火，不及修饰，中段似有沉寂，可能近年随着阅历加深阅读增加，艺术修养有加强，最近两年的诗，比以前美学细致了，对抒情与叙事有把握，场景拉大，开始写一些怀旧作品，《两千公里的乡愁》《油菜花清冽》，以及几首写苏州春天的，对比前此叫人读过都有新感受。他说最近他很短的时间一天写了七八首，灵感与激情在生活能喘一口气后又复归。求他记叙广东生活的——

“烈日之下，
所有理想都会遭折回或疯狂衰老，
南方阳光灿烂，
你却觉得自己走向黑暗的深渊，
偶有工厂门前模糊的招牌广告……”
（许强《失业者》）

许强作为广东打工文化潮形成一个典型人物，有不偏激的中立立场，对事物温和和理性态度，这并不容易。这印证了他在广东从事打工文化活动的磨炼的胸怀，见识和历练。我们都对那种把农民工、市民对立起来的偏颇观念持否定态度，认为也不要把贫富对立起来，不解决问题。但不是赞成贫富悬殊。文化有协调性，当然不是说农民工要丢弃自己的立场，但也不能简单化对着。文化具有建设性、融合性、合作性，所以打工文化的提升，会提升整个农民工的文化与智性认识，进而把握自己命运同时，协调与其他人群的共同点，互相融洽、焊接。当然还要维权、要生存，在需要呼吁的地方要呼吁，在需要据理力争的地方据理力争，有理有节，这样就回到现代意识上了。

数年中，许强与我通过的电话，几乎完全是关

于打工诗歌事情，一次他询问在京出版打工诗歌精选出版社事宜，其后又与上海等处联系奔波，一次打电话时他恰在去上海车上。插一句，在诗人纷纷为出书无人购买叫苦不迭之时，他、罗德远、陈忠村三人主编的《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年度选本却一再引起瞩目、很火，很说明一个深刻的现代诗（脱离现实、缺乏精神）问题。

我个人在头几年搞的民间“大地访诗人”中发现，我们民间匮乏的不是优秀诗人，而是立论正确，动机纯正，富于才干，富有理想的活动家组织家，这也是我特别欣赏孙恒、许强一类人物的原因，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不同于老一代的，新的民间文化的眼光，知识观念结构层面的变化。我个人把今天的民间诗人分为几类：诗人、诗歌活动家、出版（含报刊，网络，书籍）家、赞助家、翻译家、评论及随笔作家，等等，他们都同样重要。

关于许强、罗德远这样的打工诗歌组织者。我欣赏他们比前辈更理性，更温和，也更聪明，也兼有上一代的顽强，执著，能平衡与理智面对这个复杂世界，不直接诉诸矛盾冲突，并试图找出解决的办法。他们为此选择了创造自己的特殊“文化符号”。既打工诗歌，解放自己，建构理想，打造团队，制造舆论，推向全国。

我个人对今打工诗歌想法、括对《中国打工文化报》。20余年的打工文化，乃我国改革文化之一部分。打工诗歌是打工文学的先锋。打工文学今天肩负引导打工者学习、适应城市文明的重任，当然城市文明也要敞开大门欢迎。打工文学自有深远的意义，她的使命远远不在于申请成为正统文学。打工作家要有辽阔眼光。要教育后发打工者，不光批评社会，也提升自身的素质。随着许多旧有问题的调整和解决，打工文化也不能仅停留于诉苦、控诉的浅层面，应与变化互动。要注意打工领域的多职业，多角色，多层次，反映这个世界丰富性，具体生活的多样，广阔性，不能划一，比如，反映白领打工的内容就很少。反映各个省份打工的内容也少。各地的情况很不同。

另外，好的打工作家要认识到这个社会是一整体，目光也要投射到关怀到其他社会阶层，不要仅局限于自己，绝大多数国民都在变革中面临各种问题，比如，城市工人。

关于《打工诗人报》。我向许强建议，每一期要有新面孔，新内容，不能是上一期的翻版，特别大块的文章要减少。而新创办的《中国打工文化报》可学习正规报纸的版面，栏目，标题的设置，并注意考虑读者对象，文章可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消息要多，要有实用性，打工文化内容要丰富，艺术的门类应多样，也要注意整版的大块文章雅俗共赏，好的精准的宜做删减处理。

考察许强的“成名”过程，富有启发。简历四川渠县人，1973年生，现年36岁，1994年大学毕业并于同年南下深圳，学校是西南财大，算上广东打工七年，中2001年与诸诗友创办《打工诗人》报至今，距离走出校门才短短15年！而国内诗歌界了解他的时间也仅用了不到9年！在这么短暂时间里，是什么使一个来自偏远地区诗歌青年迅速成名？《传统意义的诗人成长在要用甚至三十年》，一是浩大的打工群体“时势造英雄”，二是90年代10年中，主流文学

艺术既无精神又无道义力量，三是“受苦感动上帝”，（19世纪俄罗斯作家赫尔岑说，“历经苦难而成功的作家，才不会遭人嫉妒”。——大意），四是打工诗歌作者们学会以一个典型省份“组织起来”进而扩展的操作技术。

许强近年参与组织了东莞中国打工诗歌节，参与连续数年按年编选《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并于最近在苏州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创建了首个“中国打工文学馆”，等等，算上他团结创办的“打工诗歌论坛”网、已经生存8年多的《打工诗人》报，以及后创办的《中国打工文化报》，代表出席许多全国打工文化有关活动，……，真正做了许多的事业，令人钦佩他、罗德远，和打工诗友伙伴们精力的无穷！尽管他也常生计顾远，但总有办法和同伴们一起，乐观地为打工诗歌找到一些赞助，或干脆他们自己集资。这些年来，还争取到包括北京、港澳在内的国内外许多舆论和团体的支持……

8年坚持下来，这里有几个核心的打工诗歌“职业活动家”的狂热，才干和能耐，有紧密团结的一小群同伴们的创造奋斗。有广东睿智的文化艺术界人士支持，开明的地方领导的支持，全国的民间诗歌界支持，广而推之有国内的主流舆论界、报刊记者编辑的良心公正，广播电视网络网络的客观正义，社会与民间机构的良知热心……

“一个高擎骨气高擎打工旗子的昂扬灵魂被岁月涌起的大潮冲向珠三角三角长的浪尖横越三千里盛产雷电酷暑的南中国是触诊大时代巨动脉搏的切入点悲壮漂泊的青春在疼痛的碾压和锤炼下始终坚守着晶亮的品质肩负着沉重的诗歌率领千军万马在流动或静态的生存中呐喊一股热血喷涌的文字熊熊燃烧为中国文坛拼出一方闪耀历史的阵地”（四川，诗人挽春写于渠县的赠别诗《送许强》）

我个人曾在评《中国打工20年之青春祭：2007“1985-2005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一文中，说读完打工诗歌，血肉诗歌，人间真话，我又一次找到“可爱的中国”（方志敏语），和“可爱的中国青年”之形象。他们饱历社会转型期带来的新苦难而几无怨言，创造了美丽现代新广东，广厦千万却没立锥之地，炫富的金钱里他们却被贫富悬殊的荒诞，弄成尴尬，挤压到欲哭无泪欲去无门。随着东莞一带产业经济的迅速起飞，和新资本引入，负面里的剥削，超时劳动，人身奴役，新经济暴力，“人间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卢梭语），等等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并被前社会主义早就改正的资本毒瘤又“卷土重来”……打工诗歌揭开广东“现代神话”另一侧面，给现代经济史做了一个重要注脚，以诗歌形式参与了大众对历史的记录。

我看到的许强，仿如很熟悉早就认识，这样的青年很朴实，很普通，掌握了中等或中等级以上文化，写诗，读书，富于理想，有正义感，他们遍布于祖国的陌生的大地山川深处，百城千县，无终村镇，默默劳作，工作，娶妻生子，也许就这样终其一生，但，忽然有一天，他们听到时代、人群和命运的不凡呼唤，他们被偶然的神秘命运之手播弄、牵引，卷入一条苦难、与光辉交织的人类开拓历程——一个时代的传奇诞生了。

1973年许强在四川渠县农村出生时，我正在松辽平原知青原野挥汗如雨劳动，“改天换地”，试图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其后，在世界史产生的巨大光影置换割裂中，我一代青春理想黯淡消隐。绝没有想到，接替我们的，竟与我们同样漂泊大地（城市）的、不同历史语境里但同样肩负苦难沉重使命的、在改革中一度沦入社会最艰难的底层的、（某些情况比我们当年还艰难）、而且竟然是来自我们昨日乡亲们的孩子——“打工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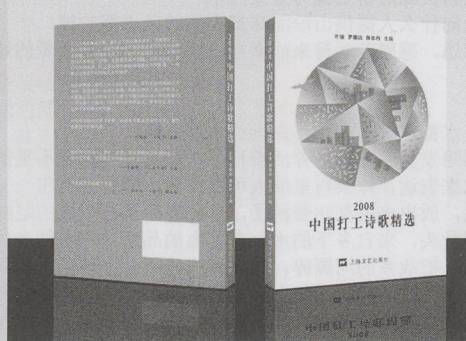
——“该我们出场了，一个时代已揭开崭新一页”（许强的话）

2009年元旦我收到手机短信中，最阳光、活力、希望的是许强以下的一条：大意是，让“365轮太阳熊熊燃烧起来”（！）我相信，凭他，（在他们曾漫无方向的物质与精神迷乱中，这样的方向感弥足珍贵），相信这面“关注时代、关注打工者命运、争取话语权、与命运抗争”的屹立于时代前沿风雨中的劳动、艺术、道德旗帜，还会呼啦啦飘扬下去——

“高举打工诗歌的大旗”（《打工诗人报》语）

《2008中国打工诗歌精选》

邮购启事



一、事由：

本书近期已基本选编完毕，收集了全国各地近百名打工诗歌作者的优秀诗歌作品，同时也收录了一些打工诗歌评论。本书是对2008年全国范围内打工诗歌的一次整体扫描，对于研究打工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打工诗歌作者提供了一个写作的文本。收藏本书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二、定价：

每本25元（免邮费）。

三、出版时间：

本书已于2009年6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公开发售。由于数量有限，确实需要者，可提前邮购，以保证能够得到本书。书出后，我们会准时邮寄给你。

四、邮购说明：

请通过邮局邮寄或信封夹寄。请写清邮购数量。请提供本人手机及邮箱，以便取得联系。

凡邮购者，将长期收到《打工诗人》的免费赠报。

五、邮购地址：

215101江苏省苏州市木渎镇香榭假日山庄5-502信箱 许强
联系邮箱：dgsr@263.net
手机：15995751289
六、本书目录：
http://tw.netsh.com/eden/bbs/710205/html/1/tree_32962000.html

《2008中国打工诗歌精选》编委会

南方诗歌研究中心在广东湛江成立

诗人、诗评家李少君曾在不少场合分析过当代新诗创作中心的南移现象。他认为，如果说朦胧诗的中心主要在北方，而且主要是北京，第三代诗的中心在四川等地的话，那么新世纪诗歌的中心逐渐南移到了南方，特别是广东和海南等地。为了切实关注新世纪诗歌的现实格局，有效探究其内在的规律和规律，促进湛江师范学院文学院新诗研究的深化，2009年6月17日，“南方诗歌研究中心”在湛江师范学院正式成立。揭牌仪式于当日下午3点在人文学院会议室举行，海南省作协副主席、《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国内著名诗人黄礼孩、江非，人文学院院长熊家良、书记谢应明、副院长赵金钟以及间开教授、殷鉴副教授和张德明博士等参加了此次仪式。

揭牌仪式上，谢应明书记、熊家良院长以及李少君各自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南方诗歌研究中心成立的意义和重要性。谢书记认为，南方诗歌研究中心的成立，是我院建设汉语言文学这一国家级特色专业的一项重要活动，标志着我院学术基地建设工作的正式启动。熊院长指出，成立南方诗歌研究中心是人文学院三年前就已开始酝酿的工作计划，在今年年初，在本年度学院的发展规划中还专门阐释了成立南方诗歌研究中心的意义，而就学院现有的师资结构来说，已经汇聚了一批实力相当雄厚的诗歌研究者，因此完全具备建立机构的条件，这次中心的成立可谓水到渠成。随后，熊院长又就“南方诗歌”这个概念阐述说明，他认为这里所说的“南方”主要是指广东广西、海南、云南、港澳、福建一部分等地区的，这主要是从地域文化的特点来区别，“椰风海韵”，诗性洋溢。李少君主编在发言中郑重强调，今天，也就是公元2009年6月17日，南方诗歌研究中心的成立，会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一笔。他从分析中国诗歌的传统入手，指出了北方政教文化跟南方审美文化的迥然不同，认为进入21世纪后，随着诗歌中心的转移，以及民刊及网络等力量的壮大，中国新诗的写作已经普及化，而这种自下而上的草根写作更是体现了诗歌的写作精神。因此，湛江师范学院南方诗歌研究中心的成立，其宗旨在于致力于南方诗歌理论的整合，强调南方诗歌的研究不仅是局限于地域性诗人的文本写作，更多是致力于汉语诗歌中南方精神的挖掘。这对促进中国新诗的发展来说无疑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

揭牌仪式后，与会领导、学者和诗人还对李少君、黄礼孩、江非等几位南方诗歌领军人物的诗歌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与讨论。



宋立民，男，河南商丘人。1972年参军，1978年退役并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并执教于河南商丘师范学院。1984年师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任晓秋先生研究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1986年开始为报刊撰写评论专栏。1999年兼任河南报业集团《大河报》主任编辑、主任

殷鉴，男，1958年生，恢复高考首届毕业生（77级），大学本科学历，长期从事现代文学及现代诗歌的教学与研究，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一部（科学出版社），参编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科学出版社）和《百年百部中国文学作品导读》（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发表论文《论鲁迅笔下的“狂人”具有“超人”特质》、《论装饰集》、《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歌艺术风格新探》、《略论何其芳〈预言〉里的颜色意象》等十余篇，其中《论鲁迅笔下的“狂人”具有“超人”特质》、《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歌艺术风格新探》，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复印。另有著作《现代诗歌艺术素养读本·赏析篇》、《现代诗歌素养读本·个案篇——何其芳〈预言〉艺术论稿》和《现代诗歌艺术素养读本·理论篇》三部共60余万字，已交线装书局，不久将面世。

记者。2002年应聘为湛江师范学院教授。现任《湛江师院学报》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新闻系教授。

执教以来先后承担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达的教学项目（“中文趣味教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国家九五重点图书《中国乡土小说史》、中州古籍出版社重点图书《〈中华别称类编〉》、河南省社科项目《〈乐府诗鉴赏辞典〉》、甘肃省社科项目《〈中国新文学史〉》等科研项目。出版《新闻评论的审美诉求》（西南大学出版社，全国大学使用教材）、《宋立民杂文选》（河南大学出版社）、《智慧老子》（江苏古籍出版社）、《与阳光有约·博雅视野中的艺术思考》（线装书局）等专著。在《光明日报》、《中国电视》、《中国广播》、《文艺报》、《名作欣赏》、《新闻爱好者》、《戏剧文学》等报刊发表论文和译文80余篇，其中6篇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复印。《试论优秀广播语体的“八纲辩证”》获广电部1994年广播电视学刊优秀论文二等奖。论文《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史铁生〈命若琴弦〉的再阐释》被收入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支撑课程教材”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小说卷·研究目录”。



赵金钟，男，河南信阳人，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工作。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公开出版学术著作《中国新诗的现时性》与《民间性》、《20世纪中国文学论纲》（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合著）、《胡风评传》（合著）、《殷鉴文集——冯友兰家族文化史》、《论语〈智慧〉》等8部。其中，与万家骥合著的《胡风评传》（41.5万字）为《文艺报》原主编、著名文

张德明，1967年生，湖北天门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广东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新诗的教学与研究。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民族文学研究》、《文艺争鸣》、《人文杂志》、《四川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广东社会科学》、《名作欣赏》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有多篇新诗理论与批评论文在《诗刊》、《诗探索》、《星星诗刊》、《中西诗歌》、《诗歌与人》、《诗歌月刊》、《诗选刊》、《诗潮》、《绿风》、《中国诗人》、《文艺报》等刊物上发表。已出版《现代性及其不满》、《网络诗歌研究》等两部学术专著。

